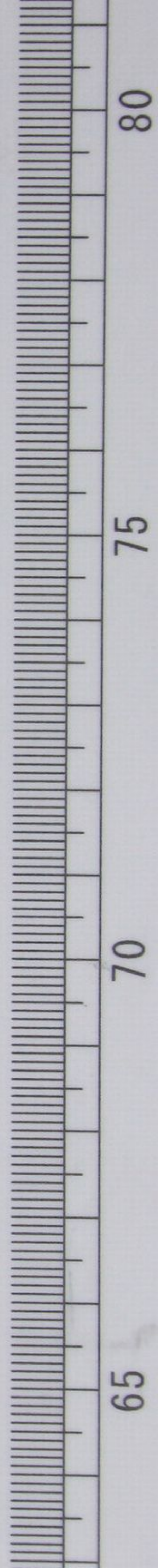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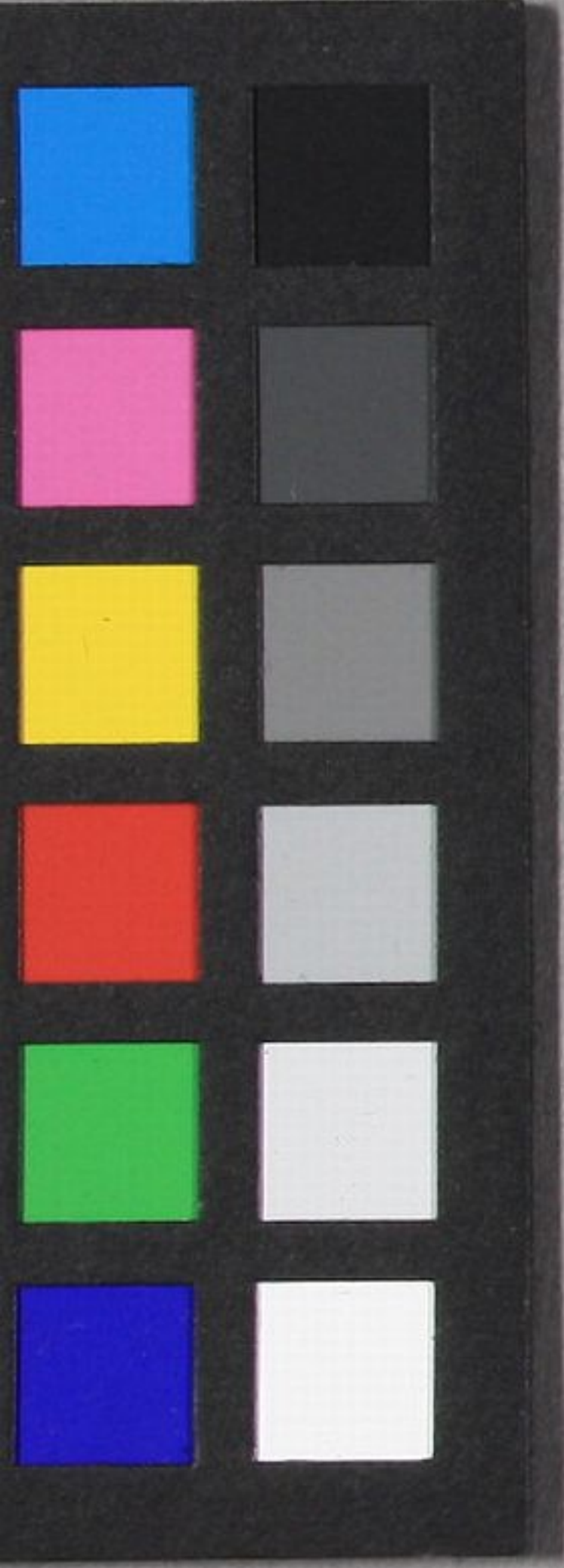


繡像瓊花觀

文

觀記



新刻陽州府卷二

咬金進了店

快把板橙拿

走堂小夥到

先送一平茶

我先問客人

你待吃甚么

小舖件什物

樣樣俱不差

就說道猪肉包子鸡絲麵

還有那雜湯粉菜大餛飩

俺這裡物恣客便任意要

問一問客人你待吃甚么

咬金說店裡有的我就吃

你与我七東八西一齊拿

走堂的滿口应答說就到

些時間一齊擺上來了

呈咬金端起碗來吞口肉

七八般猪肉色子吃个爭

鸡絲麵一連就是十二三

后代有雜湯餛飩五七碗

他这才放下快子只哈茶

煞时间吃了一个齧肚飽

把頭一低說大叉了

忽然間想起腰裡无代錢

走堂的一声說道客回賬

准備出時下无个清磨牙

幸甚的故人相逢來合解

下回老代酒况醉闹穿花

菜床上做了一夜真皇帝

惹的那一天大事乱如麻

要知道皇帝一切吉凶事

还得那咬金酒醉闹穿花

人生不願結冤家

皆因一时主意差

若能胸前常怀忍

免的后事乱如麻

闲言少叙五接上文话说咬金将飯吃完走堂的前來尊道令

令四賬要咬金說共缺多少不走堂的说共缺五百八十文咬金說怎么就缺也些不走堂的说小店中每樣東西俱是有價不敢欺哄令也听有待我共算一算每碗面不二十面共十三碗不二百六十包子六盤每盤五个每个小五文包子共四十二个不是五四二百餛飩三碗每碗不二十共不六一文雜湯兩碗每碗不三十也是共不六十面不二百六十包子不二百这是四百六十餛飩菜湯面共六十是一百二十四百六十加上一百二十不是五百八十么咬金說我吃的不少你算的也不差今日沒代不來暫且上賬明日代來罢走堂的说这事可就难以從命了上賬也到罢了可惜咱两个自来不識面咬金說

混世間的人都是天生認識的么一遭生而遭氣明日再來吃
飯你就認識了咬金這一套把一個走堂弄糊了

說起走堂的

心里不自在

叫告丑朋友

莫要將人怪

待定的下不

休想把賬決

吃飯就上賬

我的店難開

明日就送到

知你來不來

你把這現成茶飯吃在肚

就拿出一五一十禮應埃

頭一次面生不熟薄上賬

似這樣死不羞口不必開

大長皮休上這裡來使展

揚州府莫講在家性子空

起先時若如像個喪門貨

果然是進的店來不聚財

似這樣吃了東西說講走

不如自家吃了

看起來若冒白了人家臉

俺待要打你几下占了手

待開口直起俗俺吐出來

走堂的這說代罵无仔氣

呈咬金噙以一声震天台

咬金听的走堂的這一些話那里還容的把口一法連聲怪叫
咬的牙个狗合的竟敢如此无礼將一法飯桌只以一声蹶倒
將碗盞碟子打了个稀碎折身將那走堂的抓了一把忙的他
往外就閃這却那里閃的開連鼻子代臉就是一垂只听的咕
咚打了个鮮血暴流一番身跌倒在地咬金起上前去一連就
是三垂打的一个走堂的連叫喚也叫喚不出來翻一此吃酒飯

的人一个家大京失色見咬金這等凶惡不敢近前解効又恐
怕人命牽連吵的一聲各人散去那一些皂上皂下共有七八
个人看了看这个光景嚇了一聲喊一齐下手咬金見事不祥
舍了走堂的將兩兩垂輪開往外就圍甲人不舍一齐趕來四
面一圍把咬金圍在中心好咬金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左右招
架上下齊迎如那下山的猛馬出水的蛟龍一陣好打

咬金撒了野 拳大左右輪 甲人招不住

打的乱纷纷 几个青了臉 几个破了脣

那个走堂的 店里正發昏

食店前欢作金腕文士帥 如同是猛馬跳進羊群

这一个咬吻一声大皮破 那一个烤了烤口血水淋

这一个脚蹬手跑扒不動 那一个咬牙咧嘴手捧心

这一个一垂打傷鎖子骨 那一个一脚踢断腿上筋

那甲人悲声不止齐叫苦 不好了

那彼庸来了一起巡視軍 只听的齐声喊道拿凶犯

眼前里难为東阿呈咬金

咬金打人在與夫之際忽有一起巡視的軍卒見咬金如此
凶惡一齐發喊杀时间拖鎖提繩的来至近前並不答話只听
的刷七七那鎖一連就是好几条要將咬金鎖拿咬金打順了
手又要来打那軍卒七七一齊喝道这是有王法的去处还敢

撒野么咬金見事不祥方才住了手抄此空拿腿就跪这一时
也顾不的那是来路那是去路一直照石穷花观跑下去了那
些军卒一齐笑道这丑汗跑了无路去大里去了这遭赶上他
回来甲军卒响了一声喊遂后赶来声七喝道我自七咬金
正大跑怕忽見路北又跳出来了一起人来也是軍卒打扮吵
的一声齐来近前拥当共内有一人鼓掌大笑連声叫道也
不是呈四哥么咬金正在那惶惶之際有人叫了一声呈四哥
停足貼住向那甲軍对內一番認了認原是延安府的王子英
咬金遂即問道王英弟因何在此说话不及后面那些軍卒一
齐都到面前就講擒鎖王子英急尊道京家兄弟且看小弟

齒這是我的朋友甲軍听说一文兼軍笑道既是王大哥的
朋友我們得罪了言晏一齐回去了王子英說四哥遂我未

王子英秉手尊声混世王

布许多来事告余左右帖

一边是提拿喇道動珠皂

小七的天舍雨雨臨当道

屋簷下高掛裏袋射人箭

呈咬金看此光景心内想

巡視房尊讓東阿呈志竹

世事份七尺由天 冲七路怒讓为先

結下冤仇終有報

何必定稱好汗光

閑言少叙老婦正傳情說咬金同王子英進了巡視房讓坐上下取人說既是王大爺的朋友我們敬備一酌大家閑叙一番言畢有兩個向外去了王子英才要回話忽從外面來了一人代自一臉血一步門進來聲口要殺咬金看了看原是食店里那走堂的咬金跳將起來只要講打王子英慌忙攔住說道回哥这个地方不可行粗方才幸而遇你小弟不在此就布了事了逐回那走堂的问道我這朋友與你們有何爭論呢走堂的遂把那前後事情說了一遍王子英笑道走堂的夥計你暫且回去與你店中掌櫃的說知飯不住而多少俱是我的打了傢伙

也美我的明日清晨必去送到還算到貴店陪禮走堂說既是王將爺的朋友我們這場亏是自已吃了他若早說與王將爺認識我們那里犯有爭論咬金說你不罵我七豈肯與你打架走堂的忍氣吞聲向外去了停不多時只見兩個人自外而入這不端着菜盒那個提着酒平進的門來揚開盒子有四盤小菜擺在桌上咬金自坐在上面次序坐下大家一齊奉盃飲了一氣王子英說道自與四哥別後不意就是一載蔡二哥向來安好否咬金說兄弟們東奔西跑合家拋業有甚好處

咬金開言道

兄弟听我言

自別廷家府

光明村一年

到了丸崗寨

暫且把身安

第一哥薛刚用家去探母 代领着贾氏嫂上到太原
 都只为七廷老子要行伯 兄弟们不辞辛苦走一程
 穷神庙遇仙主府紫公主 惹下了一场大战在南园
 第一处黄家庄上遭了困 第二处大家同赴约大山
 第三处柳江成全吕公子 第四处罗成得公西嶽仙
 忽听的皇王大网招英榜 因此才不避仇恨到这边
 呈咬金沂罢苦处真来歷 那甲人京上恐也便闻言
 咬金言罢甲人死不京惧一木问道兄弟莫非不肖寒湿世未
 王么咬金说正是甲人说呵呀呈兄莫要见怪俺的口直弄是
 国家的大叛了怎么还敢来这个所在王子英说道兄弟们不

知道么如今有了天上的赦榜挂掛四門一見那仇敵俱不在
 意了甲人说这就是了俺們都不識字的人不曉榜內的詳細
 今日方才了失言了又斟上酒咬金又飲了几盃閑言問道王
 英弟这个行動你莫非吃了什么王子英说小弟自從离了
 延安府身居營生在此吃了一分馬料接排巡視穷花观咬金
 说再问英弟穷花观内是个甚么光景王子英说如今非同住
 日圣上未到之时内有一道人主持乃是三清神像展前布古
 玉一塊忽在玉上生芽開了一枝花神人林中待于道人说道
 真天子出世瓊瑤開花醒來因此取名叫做穷花观当今皇上
 前來观看那花早已零落了皇王並不同朝專心等候再若開
 揚州府

时好七赏玩遂将神迁移道人草出修成一宫名为穷花宫又
修一玉女院名为穷花主院咬金听到这里笑而言道穷花宫
記布这样景致矣弟代领愚兄进去看七何如王子英说四哥
此地非同草野之地为係是非之地白日不便以待晚上同甲
兄弟們假充巡视暗地一番便了

王子英差是一时失主意

原不该应允咬金去巡風

但恐怕几平黄湯入厥内

那假那王法森非不輕

常言道酒里乾坤如天大

總有那大事臨头不担京

准備白睡卧龙床姓皇帝

准備白酒幸大闹穷花宫

准備白法場印了文士帥

險些兇逼反天下甲群星

幸甚的天意典唐地穴獻

因此才五花棒出滅假花

皇咬金眼前要圖是非地

急回來再说雷台小罗成

不言咬金要君穷花官且说罗成在那雷台之上明公咬金吃
飯的时节罗成正打菜列供是一时的事但说老的不能同下
里一齐说少不得接下一头再表一处且说罗成逼了名姓菜
列见他身輕年小就无放在心上高声问道无敵大將軍就是
你么罗成答道然菜列鼓掌大笑连声说道好一个无敵大將
軍平素的名号乃是動乾坤遍倚宇宙每日思想再不能得金
一百我只当是七个大入隻手通天立地的一条好汉今日相
逢看来也是我等之倍这武就講比不的了罗公子仗俺一件

早上下台却不知袖手旁观免的亲身遭害追悔无及一来输了良子二来丧了英名且君令尊大人做皮的面我不动手请上白去罢某列说了这些话不知罗成容的那君且看
下回分解

世事纷纷如梦中

幽忍常存祸不生

一时仇敌终身恨

冤家最怕来路逢

闲言少叙老找上文话说罗成闻听某列连剑代刺那一些话还容的么

某列几句话

得罪小罗成

煞时变了脸

气的眼通红

叫声喊某列

你这狗畜生

当面发狂言

忒也把人轻

少谷动了手

准备你命倾

某定方小视罗成一些话

小魁元把脸一变皱双眉

用手一指说道某列呀某列你这狗大瞎了眼了

你拿首金砖当做顽石君

似你这山鸡莫向风施威

你本是开底眼瞎并里跳

怎比俺大鵬展翅泼天飞

你将那盖世英雄数一数

俺在那万马营中怕了谁

惱一惱匹马单铃临陣角

撒布那几万伏兵谁敢追

自幼来万不服輪遊四海

问一问人前不吃这样亏

似你这青大杆子常也见

过来上

我罗成舍命将你陪一陪
雷台上犹在金阙白眉前
那茉莉能跑鬼子难出圈
而旁里许多人等亦谈论
莫清远一声喊似似沉雷

罗成还未动手费高在台下大声喝道打呀和的也些闲话合他讲罗成已刚动怒又打上费高在台助威遂将大上将巾摘去脱去身上素白袍俱放在一边而手指拳喝道请了言罢列闲架势既讲动手茉莉只得提垂相迎不多一时过了门戸这一个遍身是眼那一个口转睛这一个一拳那一个一脚这个后退那个赶来这个一靠那个一闪这个喊那个吆喝去也回也来也往也约而半个时辰不分胜负茉莉一行使拳定睛

用神一观罗成年化只小手脚相合并无半点破绽口中不言心内自思说逆我错看了人了桌去名不虚传差是一条汗子看这光景难以力取待我以智打他茉莉想到这里大喝一声拿将上来当画一拳罗成一闪还了一脚茉莉向外一跳故意使个死蛇塌地将身子一倒要涯罗成上前用盘腿成功明公这就不能了

说起贼茉莉	心里生巧机	故意失了脚
死蛇去塌地	罗成喊一声	大步闯上去
茉莉将腿盘	罗成不挂意	虚来点一点
板就盘用立	一腿无盘首	算是破了势

罗成眼力乖

抓的结实也

胸前只一垂

几乎不喘气

费靖台下喝道第十回

再打呀

再打他一垂记首有二十

你自慢于垂万垂依首打

这里与你记恨不怕他无有钱

那怕他卖了孩子赚了钱

先准杀未王欠的再不提

再挣他良子拿来咱可使

倘若是不爱打了休放他

拿根绳好拴住这东的

罗士信听说奉垂往下落

把一个菜列嘴的差着极

话说罗成将菜列抓住奉垂就

费高在台下又说道不可打

的三了鞭上的多打他几下多合他要几回良子罗成打一拳
费高一拳踢一脚费高比一脚一连打了布六十拳踢了布
三十脚遂即往台下一按罗成说你去罢又听的咕咚一声
响跌下台来费高向前迎了几步到了近前将菜列的六隻狐
住舌七叫道铁二哥拿根绳子来将这狗头拴住合他要良子
看他跪了账自我算的情白六十拳共良六百回三十脚也是
共良六百回共决良子一千二百回或是细细或是九入拿过
来罢有礼的幸能不要么

说起菜列贼

算是运气低

反身跌台下

跑也跑不及

费高闹上去

抓个结实也

弄就的拳脚良子一千二
 这其同还要九入搆细系
 弄的他半死不活难动转
 出上是人待何如就何如
 脚踢的伤了止知而后有
 拳打的添火樹上少了皮
 汤身上七青八黄好几处
 藍袖褲生毛垂成兩半子
 身旁里数名家人干瞪眼
 有几个知己朋友干自極
 鉄子建不言不语旁里看
 有许多甲人鼓掌笑咿毛
 这个说兩天全勝决知足
 那个道一怕失錯輸了棋
 这个说贏的良子原有限
 那个道加利交还人不依
 这甲人七言八语正空海
 罗士信台上喊叫要讨敵
 罗成在窗台停身站立用手向台下一指高声喊道四海的英

只见那西北角下来了一人疾走如飞一行走向一行喊叫连
 声说道我亲毛毛跑至台下刷的一声跳上台去将罗成一番
 因了个如痴如迷明公敢说此人乃准这就是起先吃了亏的
 那胡雷跌了一跌甲人扶起定省了一回身体如故由己料知
 总是失脚却不在他人之下这一口恶氣安拿不住一怒之间
 又跑将回来还想拍要身某列比斌槍悴之間並不覺台上是
 谁跪上台去要搆動手这才着了看台上这人竟不是某列

胡雷仔細瞻
 端洋罗士信
 年絕不甚大
 模樣生的俊
 平素不認識
 心星又拿回

兩手抱拳 前來問一問

尊了声兄台貴姓住何處 到这里或是听考是投亲

俺几乎上了某列他的当 一怒间二番前來会敵人

但不知那厮如今在何處 闪下兄单上独由一孤身

罗士信用手下只一指 那不是么

在那里少皮无毛正昏昏 胡彪升往下一番起了火

吓跳下去了

提有那两个拳大氣根上

罵了声不知進退狗來種 你若敢強一爐嘴抽了筋

小胡雷不爱好及就痛打 費清远呼道莫弟莫生噴

胡雷跳下台來声上要打某列弗高说使不的人家打下台來

的八老弟又要打他是打現成的看的他跑了若是还中打我
打不的么还等的你来打么再打就断了人命了胡雷被費高
几句话说住了又问道大哥这厮莫非被那一位少年打下来
的么費高说正是胡雷说打了几拳踢了几脚費高说一共打
了六十拳踢了三十脚共该良子一千二百兩胡雷说阿呀哈
哈上打的好良子交足了么費高说还无交哩愚兄怕他跑了
所以将他孤住老弟你却恁識台上那一位少年么胡雷说正
要相问那人为谁費高说那不是罗成大将军到了胡雷说也
是那罗士信么費高说道正是胡雷说好可足了我的平生之
願了每日空聞其名未見其人今日到此等是与小弟復了仇

了轉步回大向台上呼道羅兒請下台來罷某列這厮定六有
知已朋友料怕來不敢來與羅兒比試了下來大家同到他的
下處好去討賬羅成听说遂即帶上將巾穿上素袍跳下台來
了

羅士信將身一躍下了台

小胡雷素手相迎笑顏開

就說道又聞羅兒聲名大

逐日里朝思暮想掛心懷

看起來某列這厮真可惡

打的還少哩

總就是打了百重禮

這兩日常想吃人挂心肉

豈料想今日難除這苦災

他若是輪的良子交不足

將這厮扒了衣裳当了鞋

零碎的鋪陳行李折和弄

正班七轆馬器械推過來

還叫他十字街上暗不是

自今日再休立這大言牌

致他个心悅城服再不敢

料怕他回家一定吃了齋

費清遠貪听说話失了手

忽听的數邦同羅連聲排

費高悞失把手一鬆某列往旁里一闪九名家將上前閃讓向
西北就走胡雷一聲喝道走了七七赶上拿回來才要攆趕忽
听的大街同羅颯連聲向亮自西北來了一乘大轎大前里挑
幸輝煌青衣喊道兩人紛七亂道鄭國公王千宋來了明公您
道此人為誰此人姓王名世充后来煬帝駕崩獨伯洛陽為東
郡王招單雄信為駙馬將秦琼羅成咬金三人稱為三英后被

秦王所滅那是后事不必多言今秦鎮海楊王之命前來觀看
打雷台的是何人起群地名振上來至台前停住轎出的挑來
看坐過來坐下喚道軍軍官前去台下問其詳細將那雷台全
勝的壯士傳來本藩會他一會中軍官答應一聲領命竟拚台
下來了

中軍領了命 台下問端詳 雷台那个勝

如今在何方

兩旁軍軍人同手只一指 那不是么

就是那台下青春少年郎 中軍官走近前來秉手

壯士恭志了 王于末特來敬請到那廂

倘若不是啟奏一本天子悅 準備也一幸成名四海揚

壯士逐我來 軍軍官聲也催逼逐他走

羅士信心里展轉无主張 又不知其間事情凶台吉

及不識推辭強別回店房 是怎么罗成难见一品貴

都只為救載苦林亂家邦 忽想起拙矣榜內几句话

拼也胆來見洛陽東鄭王

罗成被中軍官催逼展轉不定忽忽想起皇王赦榜料也无妨
向身旁呼道鉄二哥台二位兄弟台等店財小弟去看台何如
言罢隨着中軍官來至鄭國公坐前中軍稟道此人就是全勝
的壯士罗成深台一揖到地就夫下跪至世充欠身用手拉住

说道壮免礼笑而问道壮士何名罗成说道晚生姓罗名成王世充说且佳真非是北平侯之子么罗成答道大王世充大笑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是罗英姪本藩与令尊大人乃是莫逆之交素闻英姪之名好大的驍勇此地非叙话之处请到做府一叙便了家将呢两边答应有王世充说拉马伺候你罗少爷答道是又命中军夜传下去打轿回府答道是中军夜一声喝道千束布令打轿回府答应一声排开对伍只听的同罗晃青衣喊道闪开千束来了

郑国公欠身离坐上了轿
罗士信占鎗乘翼上虜安
鉄子提辞别胡雷鬪清透
策定方丈也不回一溜烟

罗成眼前就有好处了

准偻和王府亲配千金女 要得那千里赤绳一处拴
三更天佳人偷赴才郎会 小魁元宁死不肯颠凤鸾
罗士信者是一时失主意 单雄信顶大王八至今侍
久已后进了洛陽三美府 王玉英想起模樣还是燥
且不言罗成快入风流会 急回来再请東阿欠俊男

從來世事尽茫茫 禍福无门非尋常
惹是招非多酒后 劝君少吃大胆湯

闲言少叙且说罗成被王世充请去娶与他女免婚配成亲这且不表单说咬金与王子英同在巡視房吃酒兄弟二人久不

見面今日相逢各訴衷腸正在那歎歎之際忽有自外進來了
一人手執信票一法甲人一见一齊欠身而起齊聲讓坐那人
將信票放在桌上就說中軍布事不能奉陪言罷向外去了甲
人送出門外轉身回房王子英將那一迭信票拿將起來看了一
遍甲人說王大哥你念與咱听也是何緣故王子英高聲朗
誦念道鎮守登州等處地方鹽海王欽授今科武場大主考楊
王為整理科場預備器械等考期已近特事宜備志石標杆與
弓箭把爾等軍士早備所用臨期布提究責不須須按軍法斬
首示軍各宜小心勿違指示八月十三日信票王子英念罷咬
金大聲說道老蒼生若做了主考咱兄弟們未必結中一個咬

金咬了一聲嘴的却見人面日改色王子英說四哥這言這不
去他非金成信然既大所考野性既決退了咬金說不知怎麼
始提起他來我既荷氣了

咬金呼喚弟

天生胆量小

我若再失言

你就嚇名跑

怨他的情

沒有一點好

有人提起來

就是一个惱

一定是前生結下冤家債

今世裡不至死常食不消

普云下面影齒形遍查訪

那一年不費丹青紙几刀

想起那南昌衙裡升夜戰

几乎的上了他的計筵牢

安排他趕尺幾絕機關妙

吳越河限了一座糊头橋

若非是八弟生来汗子勇 兄弟们有上稍来无下稍
皇咬金未端酒盃瑜前事 不充的紅日西墜月輪高
咬金说话之際瑜酒也有七八分了不充的天色将晚日落西
山雨人说天气不早了好预备上宿咬金说那里去上宿可人
说巡视穷花观咬金说玉英弟我也跟去走走何如玉子英说
看也到罢了就是恐怕你惹祸咬金说不过看也就曰来有
甚么祸惹玉子英说也罢你就去走走外面穷花观前到还不
仿裡面玉書院穷花宫这是朝廷禁地千万不可去看倘若出
争来就有城门之大罪咬金说我知道了说话之间天已黄昏
市人就请出去玉子英说兄弟们那个的牌子借一个来与皇

四哥代去等是替他巡视一言未了内中有一人说将我的牌
子拿去罢迷日乏因我在这里少睡片时说罢将牌子递与咬
金两个将衣服换了咬金将牌子挂在腰里又伸手抓过来一
根勾杆抗在肩大市人还未曾动步咬金先往外就走市人说
等也看也你走远了路待我们大行便了

巡视房出来金阙文土星 下回水恼坏当今坐展龙
看了看三街六市人尚净 各处里家也石也秉良灯
白芒也良河長橫星斗现 光明也海島水輪初轉勝
城头上放了一声定更炮 各街上同罗响亮動柳令
皇咬金一心只想着花观 跟定了每夜巡视一旅兵

忽到了一个所在甚幽雅

毗一昭朱戶半掩不曾封

這京人一齊奉步往里走

代進了招灾惹禍呈四青

只見那三間大屏上了夙

兩旁星綠竹成行列青松

這其間階前就有空花樹

可惜那國家將古彫彫零

皇咬金混以掩以亭上立

那京人低言俏語叫一声

咬金隨由京人進了空花觀來至前屏階下京人低聲說來到

此處便不可大呼小叫觀后就是玉玉院以后就是空花宮以

內有空花外化你我就在兩旁更道巡視千万不可誤入禁地

咬金說皇帝就在里面么京人說不在這里圣上大駕在北街

長生展安樂宮或三天或五天也到這里走一遭咬金又問道

那枝上還有花么京人說如今无有花搥而言之天下奇觀只

可聞名不可見固空花開時並無入得見圣上來時花已彫零

因此修理宮院等致重閉那不是形跡尚在似木非木似石非

石惟有一把干枝子等不的甚么奇景看也可不看也可天氣

不早哩封了觀門各人分執巡理要緊言畢將觀門上了夙

閉了東西角門外面便是更道京人上東的上東上西的上西

各人分去咬金說你大里先走白我在這里再若以隨後就到

這可就不好了

京人分去

山下創編精

紋時入天網

几也送殘生

手

卷二

七

那兩人左右兩班伴當夫
呈咬金東看西看无好景
眼前里空守一棵空穴樹
各處里虫声唧唧入人耳
片簷下金鈴搖擺青兒响
呈咬金一时不原观秋景
又不知甚么樣的玉之院
怎缺勾穷花外也看一番
呈咬金信步行來往里走

閃下這若林創業一英雄
不過是墨松阴濃綠竹搖
只見他少枝无葉枯又焦
当空里一輪明月上梅梢
墙外头風吹桐葉陣兒飄
忽想起內里風閣与寒巢
大約和穷花宮裡甚好照
料想和模樣生的一定嬌
他把那玉法森茂都忘了

死道昏皇上揚州

空化家落不知羞

美如玉容今何在

令人遺恨痛千秋

困言少叙主归正侍塔說程咬金一心要看口那穷花宮院也
不殺那玉法森茂仗身大力勇信步而行轉眼向后向北一
看只此有一尺小徑便是磨磚砌的兩边那一些花木盆景真
正是万紫千紅陣陣香氣使人咬金也是偷步自進走了好有
半箭之地只見一个所在另是一番光景裡面不知何如只見
外面有一座大門碧瓦圍閣盤龍舞凤門上布一監匾上有三
个金字斗口相似月光照的明白可惜咬金念不出来咬金走
近前來只見一面帖的絕大的封条上大有黃登也的一把鎖
咬金將鎖抓住加力一擰鎖黃同將門扇一推封条由被側

身而入看了看正面布几舍三间来至篱下门上依旧刻欠咬
金又把锁来揸去门开两扇咬金一步围进去外面月光向裡
照的甚是明亮实是一所大厦好幽雅也

咬金拍手看景致也非常从来未曾到

今夜大一蹻只恐犯王法想来也不妨

有人来说话拿垂搗他外比在瓦岗寨

实在分外强明日合他换等七再商量

呈咬金也不慌来也不忙轻飞的进了皇家细地房

恍惚是朋友陈设看真切幸有那万里水轮照东方

这本是皇王盖造幽雅地比不的乡村俗家野村庄

观不尽百器珍宝有几案看不尽寓意山水扑壁墙

右边布圣奏经侍七八部左边放虞帝五弦瑟一炷

正面上安放闹龙金校椅桌几上几件宝物放霞彩

呈咬金走上前来抓一把

就说我明白了

这却是昏君撒的那衣裳

咬金进了王本院也不看那些幽雅奇物忽见正前桌上一道

金光前来抓了一把看了看原是冲天冠一顶赭黄袍一领蓝

白带一条桌案上布乌油履一双明公这就决打说走的这招

端朝起既不在芳花宫这冠带如何自在御本院一日便服进

宫次日偶得时疾代病回朝一连三天未朝所以这个東西还

在御本院内闻言不必多说且说咬金见了这几件宝物暗自
说道好哇俺在瓦岗寨上空做了一回混世未王何尝得如此
样的冠带待孤家冠带起来前去会会穷花外岂不是个真
皇帝么咬金想到这里遂把巾已的衣帽脱去代上冲天冠穿
上赭黄袍扣上蓝田代蹬上乌油履不多一时打扮起来竟如
个身子如在云雾之中前去将本院后门开放向后就走暗自
叫道穷花我的爱梓童孤家来了

好一个胆大色天呈咬金

你看他粧模作样称至尊

瓦岗寨真个未王美是假

穷花宫假作皇帝却是真

只见的抹上头来看几脚

他这里自作姑外自似神

活现七掌理山河万民主

最可惜面前却少鼓共文

着起来五代龙袍谁能受

他本是上帝敕封半个君

准俺在更鸡三唱就交代

少不得孤家面前称寡人

等他是得的快来去的速

可笑他不能安享太平春

且不言明辰就是塌天祸

长生展君王亲自问原音

煞时间宫娥彩女接圣驾

这回才又下去了

再讲那小将罗成会叙裙

话说那罗成被王世充领进国府上了内宅房家将慌忙看坐
二人分宾主坐下殺时间看上茶来茶罢王世充问道英雄
春几何罗成答道晚生虚度光阴一十五岁王世充又问道亲

事成否。罗成答道：还未定。聘王世充尊道美姪少坐。愚叔告便。言罢，辞了罗成，到了后宅，进了寝室。布夫人接见，让坐。王世充将雷台遇见罗成的话，说了一遍。夫人问道：罗成是甚么人呢？王世充说他乃北平侯罗义之子，名高天下，武艺过人，像貌异俗。幸止端柱后，曰：必非人下也。我有心将女兒许配于他，不知夫人意下何如？夫人说：既是千岁中意，妾身无不从命。但不知千岁肯叫妾身与罗成一见否？王世充说：这到不妨。我与令尊大人曾布一拜，而且又係同年，令人请来后堂一见便了。

王世充未曾开口，代布笑。

尊了声夫人，你也太心多。

既是俺当面相见，乘龙客。

何用你展转不定，犯揣么。

